

中國
話本
大系

江蘇古籍出版社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

等四種



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等

熊龍峰 等 刊行

石昌渝 等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揚中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14.875插頁6字數326,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700冊

ISBN 7-80519-168-9/I·57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3.00元

中國話本大系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

等四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爲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爲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爲《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爲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訖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英、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爲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爲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中國話本大系》由劉世德先生擔任主編，約請海內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參加校點整理。在此，我們對劉世德先生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

《中國話本大系》由劉世德先生擔任主編，約請海內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學者參加校點整理。在此，我們對劉世德先生及其他參加校點的專家學者為《中國話本大系》整理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勞動致以誠摯的感謝。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

前言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藏日本內閣文庫，王古魯先生自日本攝影携回中國，加以校注。一九五八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題為《熊龍峰四種小說》。其中《張生彩鸞燈傳》略有刪節。現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照片，重新校勘，未予刪節，改題《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

所以改題為現名，是因為《熊龍峰四種小說》容易使人誤解此四種小說為熊龍峰所作。其實，熊龍峰只是小說的刊行者。原書《張生彩鸞燈傳》題作「熊龍峰刊行」，十分明瞭。依用原題豈不更好？熊龍峰生平不詳，所刻書籍，現知的還有余瀟東校的《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封面題「忠正堂熊龍峰鋟」。可知熊龍峰是明代嘉靖、隆慶、萬曆時期的一位熱心通俗文學的出版家。

熊龍峰刊行的小說，據我推測，決不僅此四種。此四種均為別冊單行，只有《張生彩鸞燈傳》題有「熊龍峰刊行」字樣，其餘三種，是根據它們的版式與《張生彩鸞燈傳》相同——四周有邊，有界；每半葉七行，行十六字；版口內縱六寸二分或五分，橫三寸七八分；略字頗多——從而判定為熊式所刊。小說作為別冊單本刊行的，據明代嘉靖晁瑬《寶文堂書目》著錄，除此四種之外，還有一百餘種。嘉靖以前，話本一般都是別冊單行，在晁瑬以前和晁瑬的書目中未見話

本集的著錄。熊龍峰有心刊刻小說，當不止區區四種，也許以後還會有別種熊刊小說發現。

四種小說中，《張生彩鸞燈傳》後來被收入《古今小說》。《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被收入《清平山堂話本》和《國色天香》。《蘇長公章臺柳傳》和《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則不爲別種選本入輯，是較爲難見的作品。《張生彩鸞燈傳》寫宋朝書生張舜美與劉素香的戀愛婚姻奇遇，頗多傳奇色彩。《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寫明初馮伯玉與趙雲瓊的戀情，情節不似《張生彩鸞燈傳》曲折離奇，然而描寫趙雲瓊的情思，却是哀婉動人。《蘇長公章臺柳傳》係把唐代許堯佐《柳氏傳》所記韓翃事前半屬之於蘇東坡。《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大約是採用當時杭州地區流傳的明弘治時徐景春遇女鬼孔淑芳故事敷衍成篇的，《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六記載着這個故事，卷二十又說平話《雙魚扇墜記》是近世擬作。這篇小說誠如《古今小說序》批評的「鄙俚淺薄」，但它爲我們提供了小說發展和明代市民文化的重要資料，仍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王古魯先生在校注《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時，以《國色天香》誤字太多，而僅用《清平山堂話本》爲校本。《國色天香》固然誤文奪字較多，但它爲早期版本，故本書仍據以參校。本書校勘，原則上不根據校本改動底本文字，以保持底本的原貌。古典文學出版社版《熊龍峰四種小說》書前的《本書的介紹》是王古魯先生一九五七年作的，至今仍有學術參考價值，今附錄於書後，並以此誌對於古代小說研究拓荒者的紀念。

石昌渝

一九八七年夏於北京

張生彩鸞燈傳〔一〕

熊龍峰刊行

入話

致和上國逢佳姝，思厚燕山遇故人。

五夜華燈應自好，綺羅叢裡竟懷春〔二〕。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個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箇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裏真香誰見竊〔三〕，
絞綃滴血染成紅〔四〕。

殷勤遺下輕綃意〔五〕，
好與才郎〔六〕置袖中。

〔一〕張生彩鸞燈傳——明晁瑛《寶文堂書目》著錄有《綃鸞燈記》，當即此篇。《古今小說》收爲第二十三卷，題作

《張舜美元宵得麗女》。今以天許齋刊本《古今小說》校勘。〔二〕自「入話」至「綺羅叢裡竟懷春」三十字——《古今

小說》（以下簡稱《小說》）作「太平時節元宵夜，千里燈球映月輪，多少王孫並士女，綺羅叢裡盡懷春」二十八字。〔三〕

誰見竊——《小說》作「心事封」。〔四〕滴血染成紅——《小說》作「一幅淚流紅」。〔五〕遺下輕綃意——

《小說》作「聊作江妃佩」。〔六〕好與才郎——《小說》作「贈與多情」四字。

生吟諷數次〔一〕，詩尾後有〔二〕細字十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生〔三〕嘆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同瓊體纖〔四〕，輕綃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已勝襄王魂夢中。

自此之後，生〔五〕以時揜日，以日揜月，以月揜年，倏忽間烏飛電走，又換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衆。生〔六〕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律，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何人遣下一紅綃？暗遣吟懷意氣饒。

勒馬住時金鞵脫，極身親用寶燈挑。

輕輕滴滴深深韻，慢慢尋尋緊緊瞧〔七〕。

料想佳人初失去，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啓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閑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

〔一〕生吟諷數次——《小說》無。〔二〕有——《小說》作「又有」。〔三〕生——《小說》作「張生」。

吟諷數次。〔四〕同瓊體纖——《小說》作「如玉手封」。〔五〕生——《小說》作「張生」。〔六〕生

——《小說》作「張生」。〔七〕自「勒馬住時金鞵脫」至「慢慢尋尋緊緊瞧」二十八字——《小說》無。

次夜，生復伺於舊處。俄有青蓋舊車，迤邐而來，更無人從，車前掛雙鸞燈。生觀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招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尼乃去，包絲（一），則綠髮（二）堆雲，脫僧衣而（三）紅裳映月。生女聯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四）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釐人物極多（五），惟君得之（六）。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獲（七）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真我夫也！」於是推（八）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鳴（九）四起，女（一〇）謂生曰：「妾處深閨，祝天求合，得成夫婦。昨日濃歡，今朝離別，從此之後，無復再會。不若以死向君，無忘此情，妾亦感恩地下矣（一一）。」生曰：「我非木石，豈肯獨生！」女曰：「君有此情，我之願也。」遂解衣帶共結，與生同懸於梁間（一二）。尼急止之（一三）曰：「豈可輕生如是乎（一四）？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一五）。」

（一）去包絲——《小說》作「卸去道裝」。（二）則綠髮——《小說》作「忽見綠髮」。（三）脫僧衣而人衆——《小說》無。（四）生取——《小說》作「生取香囊紅綰」。（五）京釐人物極多——《小說》作「京都往來人衆」。（六）惟君得之——《小說》作「偏落君手」。（七）獲——《小說》作「得」。（八）推——《小說》作「與」。（九）鳴——《小說》作「一聲」。（一〇）女——《小說》無。（一一）自——《小說》作「妾處深閨」至「妾亦感恩地下矣」四十五字——《小說》作「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願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願生死相隨，不然，將置妾於何地也。」七十七字。（一二）自「豈肯獨生」至「與生同懸於梁間」二十七字——《小說》作「豈忍分離！但尋思無計，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懸梁同死，雙雙做風流之鬼旦，說罷，相抱悲泣。」三十六字。（一三）尼急止之——《小說》作「老尼從外來」。（一四）豈可輕生如是乎——《小說》無。

耳（一）。「生女雙雙跪拜，求計於尼（二），尼（三）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女遂約生：『今夜三鼓後，可於城北巨柳之下，我當將黃白之資，從君之道。』生曰：『果然否？』女曰：『妾與君性命可捐，何況餘事乎？』女乃告歸，生亦收拾黃白之資一包，如約伺於城北柳下。彷彿夜分，其女蹣跚而來，並攜包裹。生女奔宿於（四）通津邸中（五）。次早僱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百年。正是：

意似鴛鴦飛比翼，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箇波俏的女娘子也因燈夜游翫，撞着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燈初放夜人初會，梅正開時月正圓。

且道那女娘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個輕俊標致的秀才，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薦（六）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逢着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關閉房門，遊翫則箇。況杭州是個熱鬧去處，怎見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

（一）此下《小說》有『何必做沒下梢事』。

（二）於尼——《小說》無。

（三）尼——《小說》作『老

尼』。（四）自『女遂約生』至『生女奔宿於』八十八字——《小說》作『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爲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雙雙出門，走到』五十五字。

（五）此下《小說》有『借宿』。

（六）薦——《小說》作『試』。

潮》詞，單道杭州好處。詞云：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一）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絃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

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賒。

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占《如夢令》詞以解懷。云：

明月娟娟篩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華燈，約伴六橋閑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

且謔且行之次，遙見燈影中一箇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後面一女子冉冉而來。那女子生得如何（二）？

鳳髻鋪雲，蛾眉掃月。一面笑共春光鬬艷，雙眸溜與秋水爭明。檀口生風，脆脆甜甜聲遠振；金蓮印月，弓弓小小步來輕。縱使梳妝宮樣，何如標格天成。媚態多端，如妬如慵。嬌滴滴異香數種，非蘭非蕙，軟盈盈得他一些半點，令人萬死千生。假饒心似鐵，相見意如糖。正是：

桃源洞裏登仙女，兜率宮中稔色人。

（一）錢唐——《小說》作『錢塘』。（二）如何——《小說》無。

這「一」舜美一見了那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巡樣搖擺過來，爲甚的做如此模樣？元來調光的人，只在初見之時，即便使個手段，便見分曉「二」。有幾般討探之法，說與郎君聽着「三」。做子弟的牢記在心，勿忘了《調光經》！怎見《調光經》法「四」：

冷笑佯言，粧癡倚醉。屈身下氣，俯就承迎。陪一面之虛情，做許多之假意。先稱他容貌無雙；次答應殷勤第一。常時節將無做有；幾回價送暖偷寒。施恩於未會之前，設計在交關之際。意密致令相見少，情深番使寄書難。少不得潘驢鄧耍，離不得雪月風花。往往的倉忙多誤事；遭遭爲大膽却成非。久玩狎乘機便稔，初相見撞下方題。得了時尋常看待；不得後老大嗟吁。日日纏望梅止渴；朝朝晝畫餅充飢。吞了釣，不愁你身子正；納降罷，且放個腳兒稀。《調光經》於中蘊奧；愛女論就裏玄微。決烈婦聞呼即肯，相思病隨手能醫。情當好極，防更變；認不真時，莫強爲。錦香囊乃偷期之本，綉羅帕乃暗約之書。撒情的中心汎濫，賣乖的外貌威儀。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執手，淚先兩道而垂。攬一會，抱一會；溫存軟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癡迷。點頭會意，咳嗽知心。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以言詞爲說客，憑色眼作梯媒。小丫頭易惑；歪老婆難期。緊提着，慢調

「一」自「一面笑共春光鬧」至「這一百一十一字」——《小說》作「生成媚態，出色嬌姿」八字。 「二」便見分曉——《小說》作「凡萍水相逢」。 「三」說與郎君聽着——《小說》無。 「四」自「牢記在心」至「怎見調光經法」十六字——《小說》作「聽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十字。

雖，凡宜斟酌；濟其危，憐他困，務盡扶持。人不覷，出不顧，預防物議；擦不差，詭不答，隄備猜疑。赴幽會，多酌使婢；遞消息，厚贐鴻魚。露些子不傳妙用，令兒輩沒世飯依。見人時佯佯不採，沒人處款款言詞。如何他風情慣熟？這舜美是謔浪勤兒。真個是：

情多轉面語， 妬極定睛看（一）。

說那女娘子（二）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脚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睜，面面相覷。那女娘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衆安橋，橋上做賣做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過得衆安橋，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心裏丟不下那個女娘子（三），思量再得與他一會也好。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癡心漢子，實是好笑！正是：

半窗花影模糊月， 一段春愁着摸人。

（一）自『冷笑佯言』至『妬極定睛看』四百三十八字——《小說》作『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觀近覷，只在雙眸傳遞，捱肩擦背，全憑健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若留心，必然答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遲，閒中偏宜着鬧。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攬事，定知就裏應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機巧。假饒心似鐵，弄得意如糖。』一百二十字。

（二）女娘子——《小說》作『女子』。

（三）女娘子——《小說》作『女子』。

舜美甫能勾捱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餐已畢。只見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闌開房門，逕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會，轉了一會，尋了一會，靠了一會，呆了一會，只是等不見那女娘子「一」來。遂調《如夢令》一詞消遣，云：

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兒，今夜「二」翫遊何地？留意，留意，幾度欲歸又「三」滯。

吟畢，又等了好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着彩鸞燈同那女娘子「四」從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瞥見舜美，笑容可掬。況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娘子逕往鹽橋，進廣福廟中拈香。再拜「五」已畢，轉入後殿。舜美隨於後，那女子偶爾回頭，不覺失笑一聲。舜美呆着老臉，陪笑起來。他兩個挨挨擦擦，前前後後，不復顧忌。那女子回身，揜袖中遺下一個同心方勝兒。舜美會意，俯而拾之，就於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紙。不看萬事全休，只因看了，直交「六」一個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險些送了一條性命。你道花箋上寫的甚麼文字？原來也是個《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掛彩鸞燈，正是兒「七」庭戶。那步，那步，千萬來宵

- 【一】 女娘子——《小說》作「女子」。
 【四】 女娘子——《小說》作「女子」。
 【五】 再拜——《小說》作「禮拜」。
 【六】 交——《小說》作「還」。
 【七】 此下《小說》有「家」字。
 【教】。